

猫趣与人生

□ 安全管理处 曹立鹏

校园里的猫不是很多,偶有一两只出没,也带着猫科动物独有的孤傲劲儿独来独往,处得熟了,会守候在学生出没的区域,静静地蹲在那里,等着来往的少男少女们投喂。就算你投给它们食物,它们只有心情好时,才会回个娇弱的喵喵,心情不好干脆背对着你爱答不理,最多慵懒着扫你一眼,收下食物叼到僻静处进食。这一场景把“猫主子”的傲娇与临时“铲屎官”的殷勤渲染得淋漓尽致。全然没有那些个流浪狗们摇头晃脑,恨不得把尾巴转成风扇那般迎上来的讨好样子,可奇怪的是,越是这样,学生们对于校园“猫学长”的风评,反而要高出那些个三两成群、打架斗殴成瘾的“狗学长”们。在学生眼里,这些个倨傲成性的“主子们”,是这个沉闷校园里独有的靓丽风景线。

其实,很多年前,猫猫们的本性,不是这样的。

那时候,它们还不被看作宠物,对于寻常人家,它们是防治鼠害的伙伴与家人。有了这份命定的职责,猫猫们在家庭中的定位依据就类似于人类社会的绩效考核制,回报意味着付出,劳作换取了收获。小时候在乡下,有多少人晨起会被喵喵作声的猫咪引到僻静处,被展示在地上瘫软死去的硕鼠吓上一跳,然后伴着猫猫们撒娇般的呼唤,给它们奖励一块家里人都舍不得吃的美食。看着它们心满意足地嚼吃,那种彼此欣赏、互相慰藉的信任感,潜移默化地让你知道了恪尽职守带来的回报理所当然要丰厚。或许这时你才会充分地感受到,原来这个世道就是付出与回报永远成正比,辛勤与付出也总归有收益的。

于是,猫猫们教会了我们踏入社会的初心,是恪守本分、脚踏实地的努力。

不知道你们没见过猫猫们捕食。那种处变不惊、有的放矢的聪明劲儿,十足让人叹服。我见过一只大黑猫是如何捕猫盆里养的龙虾与泥鳅的。它先是用胡须触碰水面,忽闪着大眼睛观察龙虾和泥鳅游动的身影,不断地围着盆子打转。它思索良久,趴在盆沿,小爪子飞快地探入水中捞起一尾泥鳅甩在地面上,等着泥鳅呼扇累了才扑上去吃掉。如此往复操作,直到把盆中的泥鳅吃尽。兴许是意犹未尽,对着盆里剩下的张牙舞爪的龙虾,它又巡逻着转了很多圈,好像在考虑接下来的步骤,最后试探性地把爪子探进去,却被龙虾们毫不留情地用大钳子夹住,才大叫着缩回爪子,带出一只龙虾掉在地上。它警觉地转悠几圈,选择从尾部入口,一口咬死再慢慢进食。如此它便练就了一手钓龙虾的绝技,每一次刻意让龙虾夹住,就忍痛用出一只来吃掉。等疼痛劲儿过去了,爪子抹抹小脸继续钓龙虾。说真的,看样子疼是真疼,但每一次短暂的疼痛就换一口美食,于是就乐此不疲地运作着,直到把盆中的龙虾们也照单全收进肚子里为止。它喵喵叫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满足后的炫耀与骄傲,那步调与表情,像偷吃了一窝鸡的小狐狸似的,狡黠中浮现出调皮与不羁。

于是,猫猫们教会了我们,面对复杂的现实,要善于运用智慧思索,在强大的自己的同时,也要学会审时度势,忍得一时的困苦,区分对待、各个击破。只有迎难而上,方能水到渠成。

这些个道理和技能,猫猫们是从自己置身的艰难环境里,以及从谆谆教导的猫妈妈们那里学来的,这就是它们安身立命的根本。现在校园里的这些“猫主子”们,不用辛苦劳作捕鼠,也不用一口吃食奔波劳累,就那么安静地蹲在那里等人投喂度日。天生的野性是没有了,本能的捕猎欲望也寥寥无几,似乎只剩下基因里点儿的卓尔不群还支撑着它们冷对施舍、不假颜色。这对于它们,究竟算是件幸事,还是憾事呢?

我因此想到了校园里的大学生们。不管来自多么不同的成长环境、有什么样的资质及物质条件,耽于享乐总归是件饮鸩止渴的苦事。与其把生命里最朝气蓬勃的年少,浪费在游戏、恋爱、物质享受这种短期的快乐中不思进取,不如把自身变化成一块海绵,饥渴地吸收身边一切可以壮大的营养,去壮大自身的能力,把其中的困苦挫折当作前进的动力,越挫越勇,再接再厉,经风历雨却不轻易言败、自暴自弃,以期面对未来人生中的风雨飘摇。只有这样,脚下的路,才会在奋斗的前进中越来越宽广、坦荡。

这是我从猫猫们在校园的现状中,梳理出的反思。管中窥豹,以小见大,一家之言而已。

虚影里的火种

□ 计算机学院 纪云云

我造过一座透明的城,砖是理想,瓦是长风,街道铺着未写的诗句,路灯是永不熄灭的星。我在城里走,脚步很轻,怕踩碎了墙缝里,那株名叫“纯粹”的藤。可现实是块磨砂玻璃,把城的轮廓磨得朦胧。风一吹,砖缝渗进雨,雨点落进泥潭,成了生锈的钉。我伸手去扶那株藤,指尖只碰到一片,凉透的影。原来所有虚拟,都藏着半分真,就像理想是现实的倒影,现实是理想的骨。我拆了透明的城,捡一块带着温度的砖,种在脚下的土。影子还在晃,但土里,已冒出了芽,带着虚影里,未凉的火种。



外国语学院 张兴华/摄

“谁抽到我写的纸条啦?”张老师起身询问。上一秒我还在羡慕,是谁这么幸运能收到张老师亲手准备的礼物;下一秒我猛地反应过来——我那张纸条的署名像极了张老师的笔迹!低头细辨,惊喜瞬间涌上心头。我立刻举手:“是我,老师!”张老师朝我这边望过去,笑了笑说道:“原来是你呀!礼物等下次捎给你。”

接下来的一两周,我总是早早来到教室,连导数和积分都好像少了些枯燥。可一周过去,张老师每次进门,左臂仍夹着那本书脊已被磨出毛边的《微积分》课本,右手有时提个深褐色的水杯,始终没见风铃的影子。起初的期待像被风吹弱的小灯,我把纸条夹进课本,偶尔翻到,轻轻笑一下,也就把这点小遗憾收进了心里。

直到三周后的一节微积分课前,我坐在教室里低头整理着笔记,突然听到有人轻轻敲了敲我的桌子,抬头一看,是张老师,他拿着一本白色封面的书,站在我面前,脸上带着点歉意的笑。“抱歉啊,”张老师把书递到我手里,指尖因经常写板书,指腹有些粗糙,“风铃没能及时准备,这本书送给你,就当是补偿,愿你有一个美好的大学生活。”

我接过书,封面是浅白色的,《大学之美》四个大字用墨金勾勒。翻开扉页,里面有张老师的签名,还是那熟悉的潦草字迹,只是比纸条上工整了些,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:“愿你如风铃般自在,如知识般充实。”阳光落在书页上,暖融融的——原来老师从未忘记过我们之间的承诺。

上课铃响,张老师转身走上讲台,看着他在黑板上写“定积分的应用”的背影,又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书,忽然觉得微积分的公式好像不再难懂了。我似乎明白了:真正的好老师,从不只教会知识,而是用温柔把冰冷的符号,酿成心里的光。后来我把那本书放在宿舍的书架上,每天睡前都会翻几页,书里的字迹、纸条上的承诺,还有张老师上课和我们做的小游戏,慢慢成为了我大学里最温暖的记忆。再后来,我常在J14的教室里看见张老师给学生讲题——他的指尖在黑板上勾画着公式,粉笔灰裹着阳光飘落到地板上。

其实有没有风铃和书都已经不重要了,因为张老师早就把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们——是课堂上的笑声,是不放弃的承诺,是把知识变成温暖的心意。那心意,远比风铃的声音更动听,比书本的知识更有力,会一直留在我大学生活的记忆里,轻轻作响。

初雪

□ 文法学院 李行

但仍透露着勃勃生机。

初雪,不仅仅是一场自然景观,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路上传来街坊邻居的欢声笑语。大家对冬日的第一场雪也是格外关注,纷纷走出家门,忘却凛冽的寒风与迎面而来的雪花,记录下这难得的美景,与亲朋好友共同见证这一美好时刻。而路上的汽车也行动缓慢,有条

记风雪出游

□ 电信学院 张振阳

屋顶矮矮的,我们站起来一伸手便可以摸到顶。屋子小,所以显得格外温暖。屋内只有四张桌子,店主在灶上支了一个小锅,烙着小烧饼。碗里除了羊肠子,还有送的肉丸子,加上葱花香菜,真是显得丰盛。一嚼之下发现食物很软,尝几口就可以咽下。于是我们两个人风卷残云,又加烧饼又加汤,不一会儿大汗淋漓。此时

这景象,让我的心蓦地软了一下,像被一片最轻盈的雪花贴住了。我想起自己许多年前,大约也是这般年纪,在学校的雪地里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,呵出的白气笼住冻红的鼻尖。那时总觉得脚下的路长得没有尽头,雪也下得没有尽头,满心装的都是对远方的、模模糊糊的憧憬。如今,我站在路的这一头,成了目送别人出发的人。这满园的足迹,哪一串是走向实验室的笃

科大雪径

□ 能源学院 刘瀚晖

定,哪一串是迈向图书馆的急切,哪一串又藏着初次离家的、淡淡的怅惘呢?雪不说话,它只是静静地盖着,将所有的故事都收拢在它纯洁的覆盖之下,给予一个平等的、安宁的怀抱。

回到办公室,窗外雪光映得满室透亮。我坐下,拂去肩头几片未曾化尽的雪花。它们瞬间便成了极小的

阳光斜斜地撞进J14—418教室,落在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微积分公式上,粉笔灰在光里浮荡,像撒了把细碎的星子。我撑着下巴盯着那串绕成圈的符号,眼皮忍不住往下沉——这已经是这学期第十周的微积分课了,抽象的导数与积分像一团乱麻,缠得人昏昏欲睡。

“叮铃铃——”

清亮的上课铃声突然撞进耳朵,我猛地抬眼,看见张玉林老师穿着藏青色衬衫站在讲台前,衣服的前襟被轻轻撑起一点温和的弧度。他没像往常一样翻开课本继续讲,反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,指尖在屏幕上点了点:“看大家上课挺辛苦的,我给大家发个红包助助兴!”

教室里瞬间炸了锅。大家纷纷掏出手机,点开班级群的页面,张老师笑着在手机上点了点,手机“叮”一声,“恭喜发财,大吉大利”几个显眼的大字出现在班级群里。我盯着屏幕抢了个1.66元的红包,忍不住扬了扬嘴角。这样的场景在张老师的课上经常发生,他总说“数学不是冷硬的公式,是能和和生活玩到一起的朋友”,于是便有了课前的唱歌表演、课上的抢答红包,甚至每节课上被他叫起来回答问题的学生下课都有一个小小的奖励。

真正让我记了很久的,是那堂“互换礼物”课。那天课间,张老师笑着和我说:“看大家无精打采的,咱们玩一个小游戏——每个人在纸上写一个想送给别人的礼物,署上名字,最后咱们抽签互换,等私下找那个人兑换礼物。”

教室里顿时热闹起来,充斥着笔尖的摩挲声。我咬着笔帽飞快在纸上写下一句话,署名折好扔进小纸箱里,抬头瞥见张老师也在低头写着些什么——他握笔的姿势很特别,食指微微弯曲,笔尖在纸上快速移动,像是在演算公式。抽签的时候,我的心怦怦直跳。伸手进纸箱,掏出一张方纸条——字迹潦草豪放,横画像直尺量过一样舒展,捺画末尾带着小小的钩,藏着些俏皮。内容只有一句话:“一个风铃是我送你的礼物,祝开心。”署名处的字迹被墨水晕染,只能看清一个模糊的“张”字。我心里疑惑着,班里姓张的同学从脑海里忽闪而过,但都对不上。旁边的舍友凑过来看了看,摇摇头说:“不是我的,话说咱们班谁的字这么好看呀?”后座的男生也摆手否认。我捏着纸条坐回座位,指尖反复摩挲着那行字,心里像揣了颗糖——风铃啊,挂在宿舍窗边,风一吹肯定很好听。

初雪,是冬天来临的预示者,带着独有的神秘和惊喜悄然而至。在一个寂静的夜晚,伴着晚霞的消散,陪着月色的兴起,无数的雪花,随着北风缓缓降落。冷空气的南下,给这座沿海城市带来了凛冽的寒风,同时也带来了银装素裹的壮美景象。

清晨,天还未完全放亮,雪地中隐隐映着旭日的红晕。窗外,雪花如羽毛般轻盈地飘落,悄无声息地覆盖着大地。街道两旁的树木挂满了晶莹的雪球,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童话世界中的乐园。路面上,积雪渐渐增厚,踩上去,便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印记,为这静谧的早晨增添了一段独特的韵律。

初雪,规模并不算很大,将将把地面包裹,遮盖了其原本的色彩。秋末冬初,无数的植物依然保持着其原来的颜色,但也许是被突如其来而降雪打了个措手不及,它们原本的色彩上被增添了一抹银色的光辉,

老是听朋友说,德州羊肠子好吃,可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,我却从来没有吃过,甚至连名字听起来都有些陌生。听朋友讲,德州羊肠子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,将羊的肠道灌上羊血,在羊肉汤里煮就可以了,卖羊肠子的人同时还可以兼着卖点卤煮一类。

记得去年过年前,一大早天空便下起了绒绒的雪,虽比不上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,但也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增添了祥瑞的气氛。接到朋友打来电话,我们相约出去散步,急匆匆出门都没有带伞,便为雪白头。

散步的路上,一斜眼看见路旁一行矮矮的房子,屋顶都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,其中有一间房上挂着经典的红底白字的广告牌——德州羊肠子。感觉这种小店有种独特的温馨氛围,于是走进,各要了一份大碗的羊肠子,按照自己的爱好撒上孜然、胡椒、味精还有辣椒油,辣椒很香,不辣。

走出宿舍门,才发现夜里静悄悄地下了一场雪。不是那种纷扬的、扑簌簌的雪,倒像是谁趁着人熟睡时,用极细的筛子,将云絮筛成了最匀净的粉末,轻轻抖落在这片熟识的校园里。路是白的,树是白的,远处图书馆的飞檐也是白的,世界仿佛被一只温柔的手抹去了所有的棱角与杂色,只剩下这无边无际的、茸茸的静。空气是清冽的,吸一口,那凉意便直透到肺腑深处,将昨日残余的些许烦闷也涤荡干净了。我站了一会儿,听脚下新雪那一声“嘎吱”的、极满足的轻响,才慢慢朝办公楼走去。

脚印便在这无瑕的素毡上,一个接一个地绽开。先是零零落落的,像我的一样,带着些试探的、迟疑的深浅。渐渐地,多了起来,纵横交错,织成了一张疏朗的网。前方,几个早起的学生跑过去了,羽绒服鲜亮的颜色在雪光里跳动着,像几簇不灭的火苗。他们笑着,团起雪球互相掷着,那清脆的、毫无顾忌的笑声撞在宁静的空气里,碎成更晶莹的珠子,四处迸溅。我避让着,看他们跑远,身影没人教学楼的拐角。雪地上于是又多了一串杂乱而欢快的痕迹,很快,便与无数走向未来的脚印汇合,再也分不清彼此了。这雪,昨夜还是那般孤高,只肯与星空对话,此刻却已欣然接纳了这地面上所有

的热气与生机了。



地科学院 张修铭/摄